

老河口 著



绚丽旖旎的异域风情
难以释怀的淘宝奇遇

流浪的

珍宝

寻找流浪的古瓷
追回故国的思念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流浪的 珍寶

老河口 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浪的珍宝 / 老河口著. — 北京 : 国际文化
出版公司, 2013.12
ISBN 978-7-5125-0642-8

I. ①流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0443号

流浪的珍宝

作 者	老河口	
责任编辑	潘建农	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	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	
印 刷	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	
开 本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	16 开
	20 印张	327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	
	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	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642-8	
定 价	48.00 元	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[http: //www.sinoread.com](http://www.sinoread.com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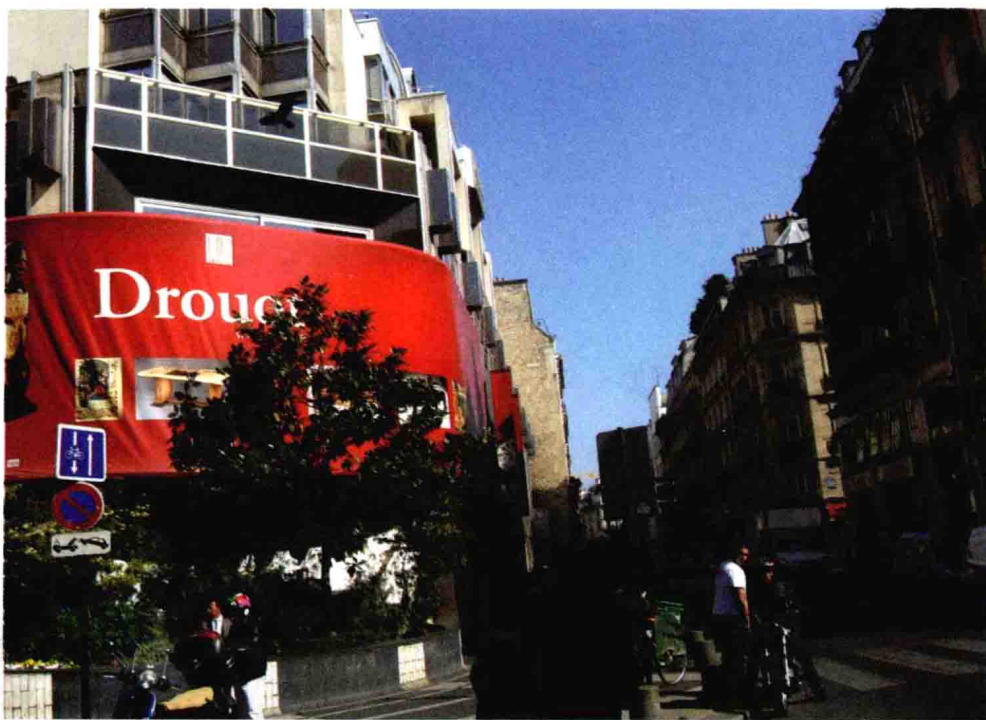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第一章 法兰西篇（上）	1
第二章 黎巴嫩篇	37
第三章 法兰西篇（下）	155
附 录 法国旧货市场	295
后 记	310

第一章 法兰西篇（上）



特鲁奥拍卖行门口挤满了焦急等候的人群。阳光越过街对面的屋脊，照在蓝莹莹的玻璃幕墙上，折射下来，暖洋洋地洒在人们身上，驱赶着冬日清晨的寒意。



巴黎特鲁奥拍卖行

按照惯例，上午11点整，拍卖行的铁栅栏电动卷门应该准时徐徐升起，工作人员打开玻璃门，礼貌地向第一批涌入的人们问候“早安”。然而，现在已经11点5分了，拍卖行的栅栏门还没有一点儿升起的意思，随着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开始有些不耐烦。

许杰左右环顾一周，下意识地在大门口挪动了几步。



许杰第一次来特鲁奥拍卖行，此行是他实现酝酿已久的巴黎之梦的重要一步。

1992年，许杰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，被分配到机械研究院情报所工作，感觉业务不大对口，于是努力考取研究生。读了三年，毕业时恰好外贸公司招聘，于是应聘当上业务员，主要负责开拓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外贸出口市场，特别是绿茶市场。

一年间，许杰对业务逐渐熟悉，工作能力迅速提高，公司对马格里布地区的外贸出口额也稳步上升，绿茶出口成交额的增幅尤为显著。

一周前，许杰陪同公司副总经理老钱从北京动身，取道巴黎，赴阿尔及利亚谈判一项重要的绿茶出口合同。这是许杰第一次出国。一行人从北京出发，经过巴黎戴高乐机场，连海关都没出，直接就转机奔了阿尔及尔。

这次阿尔及利亚之行可谓成果颇丰，不仅贸易谈判进展顺利，按预定方案签订了合同，还意外地拿到了一份数额可观的可可粉采购意向。钱副总一高兴，决定回程经过巴黎时，恩准许杰单独外出一天，好好逛逛巴黎。

许杰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就有收藏古董的爱好，周末常去离学校不远的大钟寺旧货市场逛摊儿。那时候，北京的旧货市场不像现在这么正规，在三环路边的小土坡上，几个老农民摊开包袱皮，随便摆上几件玩意儿就地开练。

许杰一介穷学生，兜里没有几个钱，最多也就买个把残破不缺肉的清三代民窑货。不过，几年下来，看东西的眼力明显提高，尤其对一些常见的清代瓷器，基本可以一眼定位。

参加工作后，许杰有了工资收入，购买古董的积极性空前高涨，每个月的日常花销也往往闹到难以为继的地步，甚至不得不靠颜娉接济。尽管颜娉时常以前任大学同

班班长、现任女友的身份，屡屡告诫许杰必须量力而行，量入为出，无奈其人恶习难改，碰上好东西，总按捺不住那份发自内心的冲动。

为此，许、颜俩人时常发生口角，好在每次都是颜婷作出让步。其实，她也很喜欢这些美丽的坛坛罐罐，更何况它们身上还承载着上百年，甚至上千年的岁月沧桑。

这次到阿尔及利亚出差，法国首都巴黎是必经之地，给许杰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——逛逛巴黎的古董市场！

很久以来，许杰就盼望着有机会逛逛巴黎的跳蚤市场、古董店，更希望亲眼见识巴黎的拍卖行。

终于，天赐良机，许杰可以拥有整整一天的时间，而且今天是周六！凌晨，许杰悄悄起床，匆匆洗漱后，连早饭都没吃就离开招待所，搭乘地铁头班车，直奔旺沃（VANVE）跳蚤市场。

据说，旺沃是全巴黎开张最早的跳蚤市场，无论春夏秋冬，还是刮风下雨，一年到头，除了圣诞节假期，每周六早晨7点钟，小贩们准时上摊开练。巴黎纬度相当于中国的东北，冬季早晨将近8点钟天才大亮，因此，逛早市的人们必须携带手电筒。来巴黎之前，许杰对这个说法有点儿将信将疑：法国人那么喜欢睡懒觉，谁舍得在周末休息日，天不亮就钻出热被窝呀？



旺沃跳蚤市场每周六早晨7点钟准时上摊

出了地铁站，东方天际隐约现出鱼肚白，借着路灯光，许杰很快在地图上找准方位，快步向跳蚤市场走去，离着老远看到，沿街林荫树下，已经支起了一长溜桌子，小贩们正纷纷从汽车上卸货，摆到各自的摊位上。早起逛摊的人们三三两两，沿着摊位溜达，其中一些人果然打着手电，影影绰绰地四处搜寻，还真有点儿北京潘家园早市的味道。

许杰不由紧了紧脚步，后悔没

有提前准备一个手电筒，只好借助昏暗的路灯光，偶尔借助一下别人手电筒的余光，沿着摊位挨个儿捋摸，细心体验逛巴黎跳蚤早市的心情。转了没一会儿，天逐渐放亮了，许杰放慢脚步，抬头放眼打量起周围。

原来，所谓的旺沃跳蚤市场，就是环城高速路靠近市区一侧不远的一条小街道，前后通长不过1千多公尺，街道不宽，单向一车道，北边靠市区的一侧，是个居民小区，6层砖混结构的楼房，一栋挨着一栋。街道南边，靠近环城高速路一侧，有一个很大的体育运动场。沿着街道南侧的人行道，宽度大约有七八公尺，生长着高大的法国梧桐。不过，现在时值岁末，树叶落尽，只剩光秃秃的树枝，在冬日阳光的照射下，微微摇摆。

巴黎的跳蚤市场大多分布在环城高速路附近，销售的物品五花八门，包括旧衣物、家具、电器、日杂用品，以及一些廉价商品，销售对象主要是低收入居民。

在跳蚤市场摆摊经营的既有专业旧货商，也有业余二道贩子。这些人很像潘家园旧货市场上的那些“铲子”，不同的是，他们的货物，不是到乡下走村串户搜罗来的，而是搜购于城乡各地的家庭旧货集市。位于巴黎城东的蒙特耶（MONTREUIL）跳蚤市场是这类跳蚤市场的典型，规模最大，在巴黎的移民圈子里，它的名气也最大，不过，显然，许杰对那里不感兴趣。

巴黎规模最大的古董艺术品跳蚤市场，当属城北的克里昂古尔（CLIGNANCOURT），那里号称“全世界最大的跳蚤市场”。据说云集了3000多家旧货古董店和旧货摊，主要销售古旧艺术品，包括古旧家具、油画、雕塑、瓷器、玉器、书籍，以及各式各样的收藏品。据说，这些古董艺术品，主要来源于全国各地的300多家拍卖行。

许杰非常想到那里去开开眼，可惜，克里昂古尔市场虽然每周六、周日和周一营业，但是古董旧货店要到上午10点钟才开门。因此，许杰决定，今天先逛城南的旺沃跳蚤市场。

1.02

清晚期粉彩人物茶具（局部）



旺沃是巴黎仅次于克利昂古尔的第二大古董旧货市场，不同的是，这里没有固定的门脸店铺，商贩在路边临时摆摊，周六上午销售古董艺术品，周日销售廉价日用商品。

林荫树下，沿人行道两侧，摆开两列摊位，中间留出两个人勉强错肩而过的通道。许杰大致估算了一下，从这头到那头，总共300来个摊位。摊主们把货车停在自家摊位近旁，既可以随时补充货物，又可以临时休息。这会儿，有些小贩已经坐在打开的货车车厢里，开始喝咖啡、吃早点了。



旺沃市场经常可以看到中国古董

许杰注意到，这里的摊位与潘家园有很大不同。这里摊主待人接物彬彬有礼，比较敬业，颇有些古董商的风范。所有物品一律规规矩矩摆放在临时支起的摊桌上，有些摊桌还铺着漂亮的桌布，逛摊者不用低头哈腰地垂询，摆摊者也不用扬脸抬头地回答，彼此多了一份平等和互相信任的感觉。这里没有新工艺品，所有物品，不论好赖，都是老东西，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旧货市场；最大的不同是，大多数物品几乎都和收藏有关，除了极少数专卖旧衣物的摊位。摊主们似乎都

在刻意追求品味，即使有几家卖旧衣物的摊子，里面陈列张挂的，也都是些古董级别的名牌货，估计买家淘回去也不仅仅是为了蔽体御寒。

因为是头一次来，许杰没有指望淘到心仪的物件，更何况大致望去，摊位上摆的多是些西洋古董，什么铜鎏金座钟、银质餐具、西洋瓷器等等，更多的则是各种风格流派、大小不一、档次差别很大的油画。这些东西，许杰不大懂，暂时也不打算问津，于是，他调整放松心境，开始信步在各个摊位前溜达，不时向摊主询问两句，问问价格，权当是练习口语。

太阳慢慢爬上树梢，跳蚤市场里越来越拥挤，有时候，许杰不得不侧身从人流的缝隙中挤过去。他注意到，来来往往逛摊的不仅有本地人，还有不少外国游客，叽里咕噜地说着既不是英语，也不是法语，不知道是哪国的语言。亚洲游客不多，中国游客基本看不到，偶尔遇上几拨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，从穿着打扮上看，不是日本人，就是韩国人，许杰有点儿分不大清楚，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比较年轻，看上去也就十几岁，像是高中生。有两个打扮入时的小姑娘在卖首饰的摊位前磨叽，讨价还价买了一串红珊瑚项链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一个劲儿地冲着摊主哈腰，嘴里念叨着蹩脚的法语“麦喝西”（谢谢），弄得摊主有点儿不知所措，只好学着对方的样子，也连连哈腰，看得许杰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引得摊主似嗔似怒，瞥过来一眼。

摊主是个年轻的巴黎姑娘，年龄也就二十出头，身材窈窕，皮肤白皙，一头浓密柔软的栗色长发，波浪般披在双肩。两人对视，许杰不觉有些尴尬，赶紧抱歉地略一点头，扭身离去。几年以后，许杰终于知道，这个姑娘的名字叫玛丽，出身古董商世家，在旺沃市场，甚至在巴黎的法国古董圈子里，很有些小名气。

10点来钟，许杰已经把所有的摊位大致转了一圈，估算时间，觉得差不多该动身赶往特鲁奥拍卖行了，于是，加快脚步向街道尽头的最后几个摊位走去。突然，许杰心跳加快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下意识地扭头一瞥，果然，就在拐角的那个桌子侧，毫不起眼地叠放着两只盘子，似曾相识，又有些陌生。不知为什么，许杰的心跳有些过速，这种征兆以前出现过，伴随这种征兆同时出现的，往往就是自己期待寻觅的东西。

许杰让自己尽量表现得淡定自然，缓缓靠近桌子，一伸手，把东西拿到手。这还是在北京逛旧货市场养成的习惯，见到东西，尽量第一时间先下手攥着。俗话说，先下手为强，有时候，就差那么半步，东西可能就不归你了。在这个环节上，许杰有过痛苦的教训。

东西拿到手，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。掂一掂，感觉一下手头儿……嗯，分量不错；捏一捏盘型……还成，厚薄适中。接下来，睁眼定睛细看，初步判断，东西不新，开门货！

此时，许杰心里已经有了底儿，马上张口问价。这也是在国内市场养成的习惯，在卖主还没来得及揣摩出自己的心态之前，先问一口价，掌握底线，也就等于掌握了讨价的主动权。

200法郎？迅速换算一下，大约合280元人民币，不贵！

许杰迅速地仔细审视一番两个盘子，确认品相完好，没有大毛病，于是平静地和对方拉起了家常，话题无非是“你好我好，天气真好”。

法国人喜欢聊天儿，许杰投其所好。

摊主是个中年汉子，40来岁，身材壮实，栗色短发，胡子拉碴，一口纯正的巴黎腔，看到这么年轻的中国旅游者，居然能用自己的母语说话，感到非常高兴，一个劲儿地夸许杰：“您的法语说得真好！”

许杰笑了笑，真诚地向对方表示感谢，话题一转，说到了手里的这两个盘子。“它们挺漂亮，可以用来放水果。”

“这可是19世纪的东西。”摊主表示。

许杰耸耸肩，那又怎么样：“100法郎，可以吗？”

“不可能。这是老东西。”摊主强调。

“太贵了！”

“那就180法郎，很便宜了。”

“干脆各让一步，取中间，150法郎，权当旅游纪念，可以吗？”

摊主想了想，痛快地答应了，顺便补充一句：“您做了一笔好买卖！”

许杰小心把东西包好，塞进书包，友好地与中年汉子握手告别，转身疾步向地铁站走去。迈入车厢，找空位坐定，左右看看，没人注意，这才小心翼翼把东西掏出来，全神贯注地欣赏起来。

手里捧着的是一对道光粉彩菊瓣盘，底书红彩六字篆款，款识书写规整，笔画硬折，尤其“光”字最后一笔，风格与官窑迥异，属于典型的道光民窑路数。底足修胎规整，盘身施釉均匀，粉彩画片精致，整体看，路份不低，够得上民窑细路瓷，而且

品相不错，难得成双成对。

看到这里，许杰有些兴奋，继续把玩起盘子的器形：盘子不大，直径不超过20公分，从盘心向盘沿，呈放射状排列多道凹槽，整个盘子宛如一朵盛开的菊花。许杰记得，这种盘型应该叫“菊瓣盘”，似乎在哪儿图录上看到过雍正官窑单色釉的菊瓣盘，那可是万金难求的珍贵名品。

记不得哪本书上说过，清代历朝，御窑厂都有制作菊瓣盘的，但主要为单色釉。眼前这两只盘子，却是白釉上绘粉彩画片，画风古意盎然，盘心站着的铁拐李，黑彩为衣，红彩为裤，衣带飘逸，手中的拐杖系着一只葫芦，矾红彩绘一朵



道光粉彩人物纹菊瓣盘一对

祥云，神态灵动，颇有仙风。在铁拐李前面，一位高士骑在青牛背上，手执如意，回首似在召唤铁拐李。记忆中，骑青牛的似乎应该是老子，可老子和铁拐李在一起，是个什么典故，许杰一时还真弄不明白。

过去，在北京人玩儿瓷器的圈子里，大家格外推崇清三代的東西，尤其康熙青花，号称“独步天下”，在潘家园市场，即使有残缺的康熙青花，只要器形、画片好，照样价格不菲。然而，近两年，世人的审美观念大异其趣，粉彩瓷器开始在市场走俏，成立不久的嘉德、瀚海拍卖公司举行的拍卖会上，不仅雍正、乾隆粉彩，就连嘉庆、道光的粉彩瓷器，也开始受到藏家热捧。以许杰手里这对盘子为例，在早些年，不大为收藏圈内人士看重，如今，居然成为被追逐的对象。

根据自己的经验，许杰认为，这么一对道光民窑盘子，在现如今的北京古董市场很难寻到，就算碰上了，凭许杰这点儿工资，估计也拿不下来。想不到初次巴黎摆摊，就有如许佳绩，真乃天遂人愿。

“哟，淘到宝贝了？”

也许看得太入神，许杰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何时凑过来一个人，猛听问话，许杰微微一怔，上下打量，这才看清对方30多岁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一头黑色卷发，文质彬彬，满脸堆笑，一看便知属于那路说话面带三分笑，喜欢搭讪交朋友的主儿。

1.03

清晚期粉彩人物茶具（局部）



许杰一向不大喜欢与陌生人搭讪，不过，今天例外，一来心情好，高兴；二来，毕竟异国遇老乡，更何况还是同好。看对方的打扮，不像国内来的旅游者，于是客气地点点头，谨慎地说了句：“您好！”

卷毛挺能套近乎，笑着说道：“那么客气，都是中国人嘛。我北京来的，你呢？”

“也是北京的，临时出差。”

“我在这儿读书，来好几年了。”

“学什么？”

“学经济。太难了，不知啥时才能毕业。”

聊了一会儿，许杰大致弄明白，卷毛在国内就是学经济的，大学毕业后来巴黎深造，结果深深陷入“泥淖”，难以自拔，先读硕士，毕业了找不到工作，只好继续读博士，博士论文很难写，只好一年又一年地读下去，为了生计，平时在学校兼点儿课，打点儿零活，偏又喜欢收藏，结果弄得时常手头拮据。卷毛叹息道：“早知如此，真不如当初留在国内。我的同班同学，现在个个混得比我好，房子都有了！”

许杰发现，卷毛虽然喜欢收藏，但眼力实在一般，尤其对东西的路份，往往判断失当，更有一层毛病，看东西总喜欢说“十八的”，或者“十九的”，那意思是说这东西产于18世纪，或者19世纪，整个儿一外国人腔调。后来，日子久了，许杰发现，原来巴黎的华人圈子里，普遍流行这种表达方式，显然是受了洋人的影响。对此，许杰始终不敢苟同，明明是清三代的，康熙就康熙，乾隆就乾隆，偏要说18世纪19世纪，搞什么名堂！

许杰刚买的这对盘子，卷毛虽能看出是老物件，也认得盘子底儿上的款识，但是脑袋里头，对官窑与民窑的区别还是一塌糊涂。不过，他对巴黎古董艺术品市场的情况，倒还算清楚。

许杰正好希望了解这方面的情况，于是就着话茬，问了几个要紧的问题，卷毛热情至极，有问必答，知无不言。原来，旺沃市场销售的古董艺术品，大多来自特鲁奥拍卖行。这里摆摊儿的贩子，几乎个个都是特鲁奥拍卖行的常客，他们从周一到周五，整天泡在拍卖行里，活跃于各个拍场，以最低的价格，成批进货，再经过挑选，整理，清洗，甚至加工修复，转手到周末的跳蚤市场加价出售，据说利润相当可观。

许杰不禁问道：“拍卖行哪里会有这么多东西好卖呢？”

“哎哟，你可不知道，”卷毛突然兴奋起来，“特鲁奥拍卖行，那在整个欧洲都是大名鼎鼎，绝非虚言！别的不说，就是每天平均5场以上拍卖会，一年下来就得一两千场，不得了，那东西可是多了去啦。一会儿到地方，你亲眼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听着卷毛云遮雾罩地侃，许杰有点儿将信将疑，毕竟古董艺术品不是白菜，哪里就能成批量地卖呢？然而，他真没想到，仅仅半个钟头之后，亲眼见识的场面，显然超越了自己的想象力。

据卷毛说，每周一至周五，特鲁奥拍卖行的16个拍卖厅轮流举行规模和档次不等的拍卖会，有时候，尤其在拍卖旺季，周六也会增加举办几场。今天是周六，由于临近圣诞销售旺季，拍卖行增加了几场周末拍卖会，所以，他才会搭乘地铁赶去拍卖行看预展。

听到这里，许杰心中暗喜，巧了，老天开眼！

列车戛然停靠在黎士留-特鲁奥车站狭窄古旧的站台边，许杰和卷毛攀着老式楼梯，急匆匆走向出口，外面，人声鼎沸，车水马龙，这就是著名的奥斯曼大街了。

提到奥斯曼大街，到过巴黎的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春天百货商厦，以及老佛爷商场，还有沿街比比皆是的免税商店，很少有人注意到悄然矗立在大街西端的一尊铜像——尤金·奥斯曼男爵，这条



奥斯曼大街每年春秋两季举办旧货集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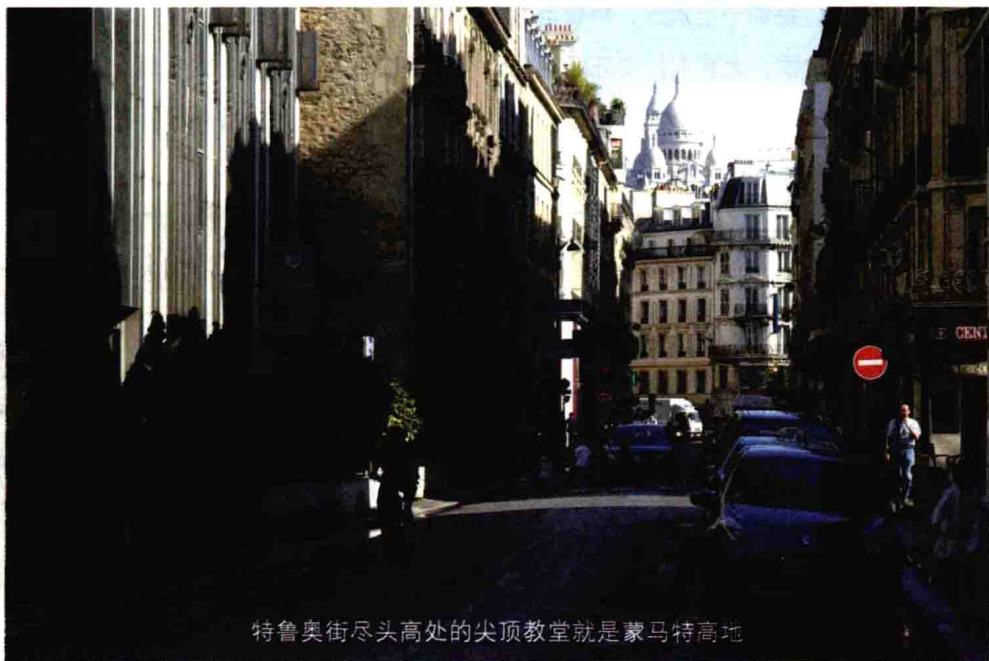
大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

19世纪中叶之前，巴黎，作为一座城市，已经走过上千年的历史，市区街道杂乱无章，污水横流，交通拥堵，破败不堪。

19世纪下半叶，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，时任巴黎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奥斯曼男爵，仅以国家提供的一亿法郎为启动资金，累计筹资25亿法郎，前后用了18年的时间，对巴黎市区进行史无前例，最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。今天，我们看到的耸立着凯旋门的戴高乐星形广场，那壮阔的呈辐射状的12条大街，以及巴黎市内数不清的林荫大道，街头绿地和公园，甚至四通八达的下水道系统，都得益于100多年前的那次城市改造。

如今，站在凯旋门前，背西面东，正对着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，向左数第一条林荫大道，名叫弗雷德兰德大街。沿着这条大街向东北行，经过宏伟的圣奥古斯丁大教堂，就进入了奥斯曼大街。这条大街共4条车道单向行驶，两侧种植着高大的橡树。每日涌动的车流，自东向西，永不停息。奥斯曼先生的铜像，就坐落在大街入口处的角落里，静静地注视着熙熙攘攘、奔流不息的车水马龙。

街道始于巴黎第八区，自西向东，一直延伸到第九区。从圣奥古斯丁大教堂开



始，逆着迎面而来的车流，步行向东，街道人流渐趋稠密，左手是春天百货商厦和老佛爷商场，斜对面可以望见国家歌剧院上方高高耸立的金色雕像。

沿着大街继续东行，人流渐次稀疏，经过巴黎国民银行总部古色古香的高大铜门，再向前不远，就进入了巴黎第九区。特鲁奥拍卖行坐落在巴黎市第九区的特鲁奥街，距离人流熙熙攘攘的春天百货公司和老佛爷商场大约千步之遥。

站在奥斯曼大街与特鲁奥街的交接路口，扭头向北远眺，狭窄的特鲁奥街弯弯曲曲向北延伸，雪白的圣心教堂高高耸立在远方的蒙马特高地上，在冬日阳光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圣洁。遥望山巅，120年前巴黎公社起义的枪炮声，似乎隐约可闻。

特鲁奥街不算宽，相比奥斯曼大街，安静了许多。街道一侧停靠着一长溜小汽车，剩余的空间，单向行驶，勉强可以通过公交汽车。街道两侧多家拍卖公司的办事处鳞次栉比，门口大都悬挂着“免费鉴定”的招牌。与拍卖公司毗邻的，则是一间挨一间的古董店铺，透过橱窗玻璃，可以看到里面陈列的各种风格的家具、油画、银器、瓷器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进入特鲁奥街，向北行不多远，路过九区市政府大院门口，再向前，抬眼隔街斜望过去，就是特鲁奥拍卖行了。

这座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三层商厦，占据了三条街道环绕的整整一个街区。商厦正面装饰着蓝莹莹的大玻璃幕墙，入口位于特鲁奥街和奥斯尼街道拐角处，后门则斜对着奥斯尼街和萧莎街。商厦大门左侧墙边，悬挂着深蓝地白字号牌“特鲁奥街9号”。迎街的玻璃幕墙上方，高高悬挂着鲜红底色的拍卖行标识，衬着蓝天白云，远远望去，十分显眼。

商厦的顶层为办公区，一楼和二楼，以及地下室，总共三层，形成立体的拍卖区。一层大厅入口两侧是接待台，往里是一个近似椭圆形的大厅，面积不算大，也就300来平方米。大厅中央两个上下滚梯，分别通往二楼和地下室。以这个椭圆形立体空间为中心，楼上楼下环形分布着16个拍卖厅，每个拍卖厅规模大小不等，大的超过200平方米，小的不过几十平方米，所有拍卖厅的墙壁均满饰紫色的天鹅绒，据说，这种热烈的暖色调，可以最大限度地刺激竞拍者的心情，鼓励他们把竞价叫到心理价位的极点。

来巴黎之前，许杰读了不少关于巴黎拍卖行业的资料。

法国拍卖业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。1254年，法国圣·路易国王